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  
艺术家推介平台  
**对话**

现代快报

A30

2011.9.17 星期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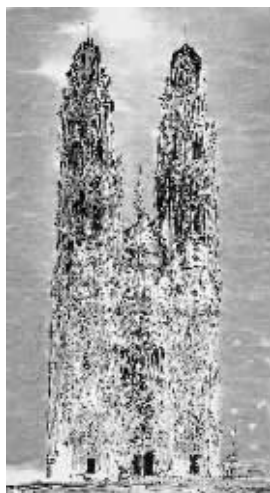
责编 李谷  
美编 侯婕 组版 徐杨

# 写意笔墨与建筑线条共奏交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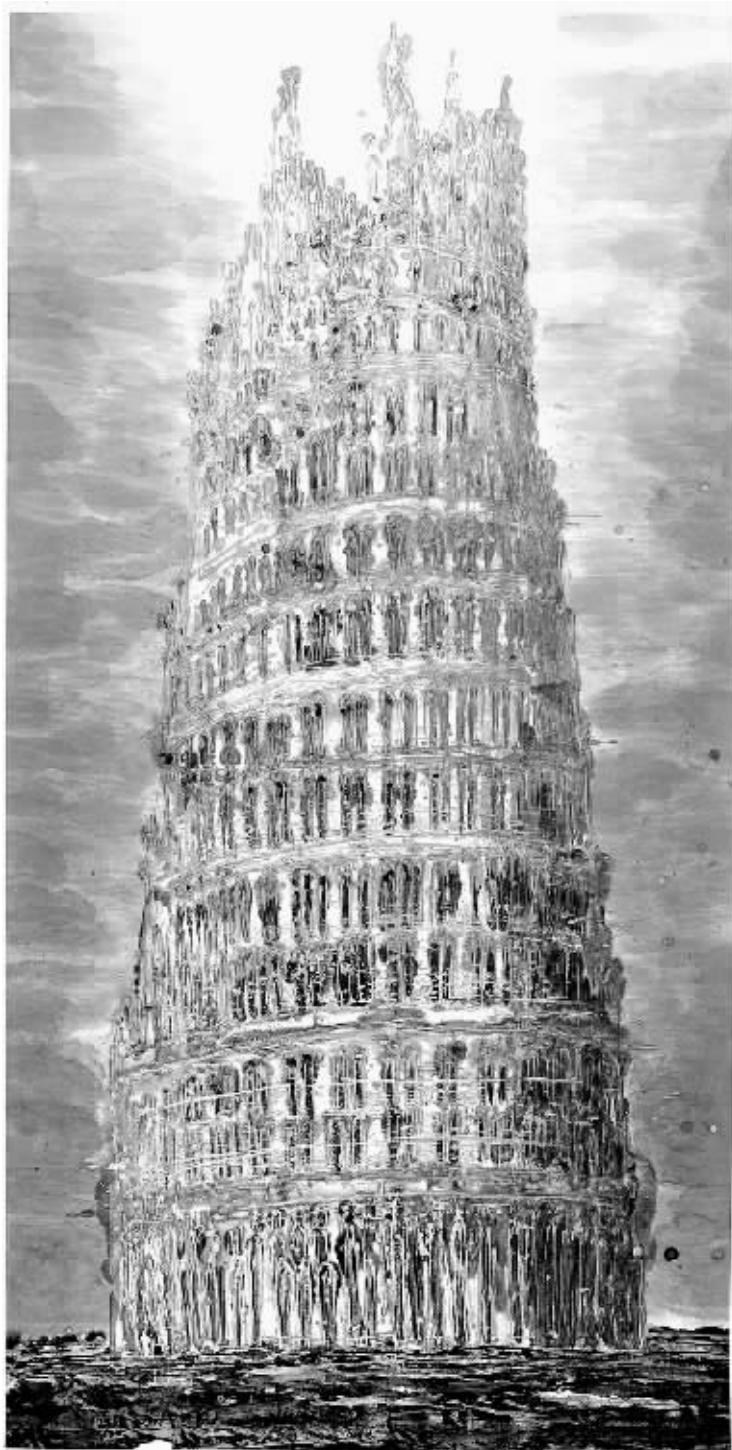
“聂危谷作品展”将于18日在江苏省国画院展出。此次作品展将展出59件聂危谷艺术精品，其中二十余幅为今年新作，近一半首次在南京展出。展览将持续至24日，作品多为宝塔以及西方建筑。



天音



仰止



巴比塔

建筑物，成为了近年来聂危谷笔下常客。他说，是几年前“中国画·画世界”活动中直面西方建筑所带来的震撼和启迪给予了他新的灵感，从而将创作视野投向了建筑物。

与自然风景不同，建筑是一种标志，具有人文景观的特殊性，是人类文化的典型象征物。聂危谷说，建筑的意义在于，它是人类智力与创造力蔚为壮观的物质结晶，庇护人类身心与美梦的精神家园；而由建筑群所构成的城市，是人类为自己营造的规模最大的文明基地；是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类智性活动最为密切的生存空间。历史学家汤因比洞见，人类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在城市中创造的。因此，建筑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功不可没。人们借景抒情，但风景本身并不含感情；建筑则不同，它在建造时就含有文化理念、宗教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灌注，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质。建筑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魅力，建筑画的再现也有文化内涵的价值。

聂危谷的建筑画最初从画西方建筑开始，这些充满浓郁历史色彩的建筑，是用石头雕凿的史诗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、埃及的金字塔、印度的泰姬陵、欧洲的教堂……它们各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印记。渐渐地，聂危谷也开始描绘中国的建筑：“中国古代绘画少有描绘建筑的，以尺作画画的界画虽规矩工整但一直停留在工匠的水准。顾恺之曾说过，‘台榭一定器耳，难成而易好，不待迁想妙得也。’这是对建筑精神的误读。虽然并非血肉之躯，建筑却拥有着自己的生命：当你倾情凝视和悉心谛听，它就会向你倾诉隐匿其中络绎千古的文脉，彰显那世世代代建造者不甘寂寞的灵魂。我就想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甚至书法都有大写意，为什么不能用大写意的方式画中国建筑呢？”

纵观聂危谷的建筑画，线条是最特殊的表现之一。建筑结构线和装饰性线条被打散而不再按部就班各自为政。被解构的线条似是而非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视觉冲击力，草书的书写性隐含其中，线条纵横挥洒，色墨流光溢彩，既有结构又有表达，在“齐而不齐，乱而不乱”的条理之间。

与西方常见的哥特式建筑不同，中国的古代建筑向来比较“踏实”，唯独宝塔峭拔挺，直指天空，以其独特的内部空间营造了天人合一的洞天胜境。因此，宝塔便成了聂危谷建筑画中最常出现的对象。古语有云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，可见建造宝塔在古代是有积功德的意味的，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具有强烈的象征代表性。今日高楼大厦摩肩接踵，宝塔的体量与前者无法相提并论，但由于千古沧桑和永恒信念造就的历史感和生命维度，摩天大厦则又难以望其项背。在聂危谷的笔下，宝塔被符号化了：所谓“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”，这些宝塔似乎在线条笔墨间充盈着关于未来的更为宏大的精神指向。

曾经有人建议聂危谷在每幅宝塔作品上标出名称，但被他拒绝了。“我画过比萨斜塔，画过虎丘斜塔。这两者偶然的倾斜，原因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偶然中也包含着相通的必然性”聂危谷说。“标上具体名称会产生局限，而我希望的是通过具象的宝塔表现抽象的文化包容性。”

借鉴西方绘画，融合中国画的精神、文化和写意笔墨，聂危谷的作品中，建筑物的坚固冷硬被中国画的笔墨气韵所消解，沉淀在建筑之中的文化被坚劲流畅的线条化成新的画境。聂危谷此番充满激情的个展，正是应了文人所言，笔下纸上，是千年前的辉煌，与历经千古的沧桑。

撰文 徐馨儿

## 诸家评论

水天中：聂危谷所画的都是上千年的古塔了，是岁月的痕迹。通过水墨画的形式，洞察岁月的痕迹，岁月的创伤，发现精神内涵。这一点我觉得是让人佩服，而且对当代水墨画很有启示性。

范迪安：危谷先生承古法、运新奇；形历史遗存，咏文人胸臆。

左庄伟：聂危谷的艺术创作中从没有成见和偏见，只有博采众长的创造。他能恰当地将中国和西方的艺术传统的精华与现代理念，具象与抽象的画理画法等诸多对立因素，巧妙而自然、辩证而统一地整合到自己的创作中。

萧平：他一面在研究东方，一面在研究西方，一面在考虑自己个性中间所想追求的那些东西。我觉得聂危谷就是这里面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位。他的用线完全是写意性的，当然跟中国传统水墨画又有区别。这个展览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整体是一张画，是一件作品，这个是非常可贵的。

李小山：他画得大气、奔放、富有活力，画面中透露一股情绪的冲动。某种意义上，聂危谷的方式与表现主义颇为接近。我在聂危谷作品里发现，内在的情绪冲动几乎左右了他在画画时的状态，用我们熟悉的“哲学”观点看，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。聂危谷为人处世谦和低调，但却在画画上勇往直前、意气高昂，冷静平和的表象下面隐藏着灼热与坚定。他敢于将画面安置得大开大合，这便是气质使然的。

殷双喜：我注意到聂危谷的画有几个特点，他的塔到顶端都留了空，像开天眼一样，有佛光，它有一种指向，是朝天的，中国文化以土地为宗。而聂危谷选塔为题材，是因为塔的整个取向是往高处去的，凸显出他的精神指向。

范扬：凡高是扑向太阳的，老聂扑向了线条和水墨，他的这种创造激情确实值得我们深思…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激动、是对抗、是冲撞，是心灵的深层思考，我觉得这很可贵，正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。由此看来，中国绘画和水墨走向现代是势不可挡的。

丁方：有一个简单的事实，社会尽管在不断地进化和变化，但是人类在生物学上，一万年来没有变化，一些终极问题仍然没有改变。所以我觉得聂危谷展览的作品，除了他的艺术语言以外，还为我们传达了一种对当代文化加以思考的语言。